

23.12 附六一九編目表

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南溪县委员会编

24

Yt294/15



朱德（左）和孙炳文（右）在一起



孙炳文烈士遺像

目 录

- 一、朱德总司令一九三七年写回家的一封信 文史资料组供稿 (1)
- 二、《行路难》 孙炳文烈士遗著 (3)
- 三、孙炳文 转 载 (4)
- 四、回忆孙炳文烈士 黄志煊 口述 (7)
- 五、忆孙炳文烈士遗作《寿序》一事 曹瑞符 (11)
- 六、孙炳文离粤赴汉改委曾养甫为政治部留守
主任 转 载 (13)
- 七、恽代英在川南师范校的革命活动 王心周 (15)
- 八、回忆一次择师运动 王心周 (18)
- 九、南溪农暴军事总指挥 —— 曾君杰烈士 资料组节录 (20)
- 十、张守恒烈士革命事略 文史资料组 (25)
- 十一、我对肖奉阶烈士革命活动的片断回忆 曾慎初 (31)
- 十二、追怀革命烈士王彦家 王朝珂、王凤文、王淑芳 (34)
- 十三、忆老友袁敦厚 熊楚 (39)
- 十四、胡明汉烈士事迹简介 熊 楚、陈若平 (42)

十五、十五岁英勇就义的烈士——曾文昭	综合整理	(45)
十六、李安廷烈士革命事略	综合整理	(50)
十七、血沃中华肥劲草 寒凝大地发霜华 为革命牺牲的人物简介	文史资料组	(50)
十八、1927年11月—28年3月我在中共南溪县委 工作时的点滴	赵之祥	(65)
十九、回忆我在川南特委机关的片断	李实之	(70)
二十、利用“义务教育期成会宣传”的宣传	熊楚	(74)
廿一、一个英勇就义的胡建祥	熊楚、吴耀邦、包楷文	(76)
廿二、郭士光同志事略	郭仲和、曹瑞符	(79)
廿三、农民运动在宋家乡	综合整理	(82)
廿四、罗龙乡农民革命	曾亦山、王友臣、黄会周	(87)
附：南溪县党史及近、现代史资料征稿题纲	文史资料组	(89)

朱德总司令一九三七年写回家的一封信

编者说明：这封信，是在陈玉珍家珍藏了四十年后，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当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罗歌、路秀华、赵平等三同志与四川省博物馆廖显权同志及仪陇县文化馆李文蛟同志来县征集朱德委员长在南遗物时，经陈玉珍（已于一九六七年旧历十月去世）的胞妹陈正芬献出的多件文物中的一份，是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时写回家的亲笔信。我们认为很有价值，信的内容体现了他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对教育人民，激励后代具有深远意义。特将原信全文登载于本选辑。

原信封面写着：

四川：南溪 陈平南先生转
陈玉珍 女士 启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 缄

注：（信封正面盖有“山西五台村镇信柜南茹村”邮戳）
(红色印“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用笺”)

原信全文是：

玉珍：

九月十二日的信于九月廿七号在前线作战区收到。知道你十年的苦况，如同一目。家中支持多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想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我的母亲仍在南溪或回川北去了？川北的母亲，现在还在否？川北家中情况如何，望调查告知。庄弟及理书、尚书、宝书、许明扬等现在还

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统望调查告知。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的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的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共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可办好。昨廿四、五两日，我们的八路军参加上打了几个小胜仗，夺得大炮一门，弹两千多发，战车七十四辆，打死敌人千多个，俘二百多，得军用品很多，全线士气为之一壮。如全军都同我们一样，那就不再打退敌人和消灭敌人。

平南飞陕，尚未见面，是否来山西，还不知道，以后不宜花去无用的钱来看我。除了能作战报国的人外，均不宜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家庭贵事，均由你处置，我从不过问。手此致复，并问亲友均好！

朱 德

九月廿七日

行 路 难

孙炳文

孙君四川名士，诗文均有奇气，忝附姻娅，时得拜观，不敢自秘，以供同好。

冯友兰附识

吁嗟乎！吾欲登昆仑而望远海兮，岂有贼能阻。吾欲倚长剑天外兮，孰不我许。行路难兮，满地穿墉之雀宿讼之鼠。吾不难不愿而去兮，云輶轩举。哀无辜之民兮，无宁处。行路难兮，大好河山。四亿同仇，吾难舍。（解一）日暮伤行路，行行欲何之；看鹏飞六月息天池，悲乎哉息天池易易恐，归来事不可知，戢羽仪，匪以道修阻而淹迟，心繁费思。（解二）天阶月冷，明月出东方，涕彷徨，君看孤雁，已过横塘，我何为独此室处，与蜉蝣抢攘，叱云将，控飘风，俟我与堂，晞发望详，息匡床，吞吐大荒，（解三）百思不能去，行路难，何以澹吾虑，嗟夫！此境之不可以终留兮，又不可勿遽，还犹豫，君看去来兮豪杰，袅作姻丝何处。（解四）行行重行行，莫更伤路难，青天一挥手，已在层云端，男儿报国耳，莫取孤筝弹，圣人邈天际，君看披心肝。

编者按：这首诗是孙炳文烈士的遗作。原载于一九一九年开封出版的《心声杂志》第一卷第一期。承罗歌同志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底从北京寄来，因第三《选辑》已印成送出，乃在本期革命史专辑全文刊登，特向罗歌同志感谢兼致歉意。文中所标四解，因无原件查考，故缺。

1982年5月20日

孙 炳 文

吴康零、肖宗弟

一九二二年九月，一艘法国邮船缓缓地离开上海码头，甲板上并肩站着两位中年人，一位是我们敬爱的朱德同志；另一位身材中等偏高，面色黝黑，神情坚毅。他，就是朱德同志的挚友孙炳文同志。他们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不辞艰辛远渡重洋，前往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留学。

孙炳文，字俊明，1885年出生在四川南溪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商人家里。一九〇八年考入京师大学堂文学系，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作文经常放在学校阅览室当作范文。他曾写文章讽刺当时的社会，触犯了学校当局，被开除，只好到保定高等学堂插班读书，一九一二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京师大学改称北京大学，严复任校长，把被开除的学生都找回学校，孙炳文才回校继续学习，并于同年十月在北京大学预科毕业。

在京师大学堂求学时，孙炳文同志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秘密的革命组织——京津同盟会，担任文事部长，负责编辑，油印宣传品，辛亥革命后，担任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旗帜鲜明地与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报纸展开笔战。由于北京反动势力猖獗，大肆逮捕革命党人，孙炳文遂返回四川家乡，以教书为掩护，继续宣传革命思想，培植革命后代。

一九一六年春天，朱德同志参加讨袁护国之役，随蔡锷将军由云南领兵入川，打败四川北洋兵。在朱德担任护国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驻军泸州、南溪时，孙炳文经亲友介绍，认识了朱德。他非常崇敬朱德高洁的品格和谦逊的作风，便留在朱德旅部当参议。他俩都是老同盟会员，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护国战争打倒了袁世凯，但代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中国仍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出路在那里？孙炳文在苦闷中摸索；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他带来新的希望。他热情向朱德介绍《新青年》等宣传新思潮的书刊，并对朱德表示，愿意放弃护国军这个旧摊子，“去北京追随‘五四’运动的领袖”。后来他和朱德商定，一同前往德国留学。一九二一年孙炳文先行离川赴京，任北京《民报》主笔，同时为出国做准备工作。次年七月，朱德摆脱了军阀的羁绊到北京与孙炳文会合。孙炳文的好友和亲戚黄志烜老人回忆说，他当年曾问孙炳文：“你们到德国准备学啥？是否要学德文？”孙回答说：“学哲学。要学德文。”黄说：“你学过英文，法文、没学过德文。德文没有英、法文好学，又有点岁数，学起来很麻烦，玉阶（朱德）更要恼火。”孙说：“老弟你天真了点。我们不是要读书，而是要搞共产党，学共产主义。”

在出国之前，孙炳文和朱德在上海会见了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却遭到陈的冷遇。他们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劝他们重返滇军，整编队伍，攻打广东军阀陈炯明，表示可以先付十万元作军费。孙炳文和朱德拒绝了孙中山的建议，踏上了旅欧的征程。

轮船在茫茫大海之中，颠簸了四十多天，到达法国马赛。他们改乘火车，取道巴黎，前往德国柏林，很快会见了中央旅

欢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同志，受到热情接待。他们向周恩来介绍了各自的身世和经历，诚心诚意地提出了加入党组织的申请。周恩来深为他俩不远万里，追求革命真理的精神所感动，欣然表示愿意做他们的入党介绍人。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寄回国内的入党申请书经党组织批准，孙炳文和朱德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留德期间，孙炳文努力学习德文，研究马列主义，积极参加党组织开展的活动，锻炼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九二六年国内革命形势出现新高潮，北伐即将开始。孙炳文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取道苏联回国，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黄浦军校政治部工作。周恩来离开黄浦军校时，由他接任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教官，北伐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孙炳文同志是我党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也是一位博学的革命理论家，他不仅钻研社会科学，还研究自然科学。他在一本526页的德文原版书《比较心理学手册》的卷首写道“从今日起，至少读此书十页、虽星期日不以废；炳文！世人有星期汝独无！识之！”

一九二七年四月孙炳文奉党组织的指示，从广州搭法国轮船去武汉。途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船到上海，被蒋介石的特务勾结法国巡捕，将孙炳文逮捕入狱。

孙炳文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杨虎以高官厚禄引诱他投降变节，遭到严词痛斥，敌人用尽刑罚，亦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蒋介石密令迅速杀害孙炳文，时年四十二岁，临刑时，他大义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原载《支部生活》81年2期56页

回忆孙炳文烈士

黄志烜 口述

笔者：黄志烜老人是南溪县罗龙场人，现年已九十二岁、住重庆市棉絮街52号三楼上。他精神甚好，记忆清楚。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上午，我们访问了老人，他非常高兴地作了介绍。这篇回忆录是根据老人的口述笔记整理的。

孙炳文是我的老同学，又是好朋友，还是襟弟兄文、字炯民，生于南溪城内中正街的孙福昌旧居。我在十四岁时，先读宜宾陈楚凡私人办的崇报寺学堂预备班，在那里我就认识了孙炳文同学。年终分别各自回家。次年我上成都了，炳文即考上宜宾的叙属联立中学，直读至毕业，毕业后曾先到成都，因我早在成都读书，得以会见一面。他便到北京去了，后来考上了京师大学堂。我在成都预科毕业后，也去北京。本想到日本读书，时正值排日运动期中，孙劝我不去日本，就考京师大学堂。我认为我的英文太差，恐怕不行，他仍为我办报名，为我补学英文，费尽心神。其他文史各科成绩都考得好，只有英文还差。预科监督姓商（满人）见到冯和生（宜宾人）孙炳文（南溪人）二人去会他，他说：我们对边区来的都另眼看待呀！黄的文史科考得好，英文差点，只要平均及格，都取了，但要努力补习，英文及格了，才正式编级。此后孙尽力为我补习了英文，仅半年后，我考及格了，时我已十九岁，便编入一类二班肄业。孙炳文各科都呱呱叫的，特别是写一派好文章，经常受

到讲师赞扬，多次将卷子贴出或传阅。得到所有同学好评。

民国前一年，有一位江西人清进士叶某某，在一类一班、二班合上大课时讲人伦道德课，这科本是选修课，很多人不重视，即使到堂听课也只是摆龙门阵、看小说或其他书，秩序本就不好，当讲到“黄金万镒”时，孙炳文即提出了问题说：黄金万镒合现值几何？引起了同学哄堂大笑。叶某某以此举为羞辱，乃告上总督。总督姓刘，是清榆林院御史，与叶系同乡关系，合议拟开除炳文，遭众师反对，不果。是否记了大过记不清了，可是叶仍怀恨在心。

期中考试，炳文早出，我就问他，他说：“卷纸写满了，当然早下”。数日后，学堂挂牌，将孙开除了。

我问炳文，他说他在卷中写了“叶公好龙……尸位素餐……”等语。孙被开除后，赵老师（四川人）介绍他到保定去读高等学堂。孙在保定读书时，加入了同盟会为会员，京津同盟分会汪精卫任会长，李士珍任副会长，孙负责文事部长。当汪精卫刺杀政王被囚时，孙常为此照顾。

自民国成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严复任第一任校长。我们约集部份同学向严申述孙炳文前无理被开除情况，请求复学。严校长查阅了当时考卷，在桌上一巴掌说：“这样都要开除吗？叫回来！”因此孙等得以回校继续读书。

孙曾任北京民国日报编辑。

民国二年与任锐结婚，当时我仍在校读书。

董昭（南溪人）在袁世凯下担任军警执法处处长，利用陆建章为他们作侦探，来住叙州馆，表面与我们结好。我们一个留日的好友名叫刘正雅（元门），四川安岳人，当时任科长佥事，他家富裕，经常资助我们的不足。来到我们处发现陆的行

踪，了解到他的背景，提起了我们注意。因此我也劝孙办报有危险，提防暗算，最好回避一下。若无回川路费，刘即典当了狐皮衫以助孙。孙从天津绕道上海回川，回川后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

后来我在煤矿工作，虽未相聚，亦常通信。民国十几年（约20——21年）孙带家眷来京，住我家，即鸡鸣山煤矿，朱德亦从上海来京，住在一起。

他们想到云岗石窟去参观，我为他们免费提供车辆去，孙泱（宁世）也一道去了。

孙和朱要一路去德国留学，我说学德文恼火，比学英文困难得多，你年龄较大了，更难学。他们答：你想得太天真了，我们不是为了去学德文，而是学共产主义，学革命。并把如何不怕困难的决心和想法，都介绍了一下，当时我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只好让他们高兴地去了。

后来北伐开始，邓演达去德国约孙等回来参加北伐，孙路经莫斯科，又被留下学了几个月的军事。及至回到广州，担任了后方政治部主任。我也曾到广州去过，见到势头不好，孙是跨党的国民党员，蒋介石那帮人对立得很，蒋的参谋总长李济深来拉他，叫为蒋干事，他严词拒绝了。

形势变化转恶，邓演达电知孙速即到武汉。孙从广州赶法国邮船去上海，抵沪即被捕。有个广东人姓黄（系青帮）设法营救他，本当解决，却又骤然变卦。被蒋密令暗杀了他。捕后是顾祝同审问的，孙毫无口供。据云留有纸条一张，临死前视死如归，高呼共产党万岁！牺牲于龙华密林中。是用乱刀砍的。

他还有个儿子在，叫孙济世，爱人是张觉民，河南人，女排名手张蓉芳就是张觉民的侄女。（拿出了像片看，指点着谁是

孙济世、张觉民和张蓉芳）。

任锐带着她的女儿到武汉，我看拖累太大了，才让她把最小的一个女儿交给我。当时我的爱人正在怀孕期中，就说定如将来生的是女，仍把小女送还她；如生的是儿，此小女就永远抱给我了。后来生的是一个男娃儿。岳父任之名，前清举人，党的朋友。教书很久，学生多，很多都是当时有名军政人物。以岳父的名望，得以炳文之女养在我家，取名黄粤生。我也暂时在河南任过建设厅工作掩护一时。养到十九岁，高中毕业了到武汉图书馆，后又去香港，得到邓颖超的电，从香港转到北京，到营口会见了孙洪，解放后50年孙济世到重庆任商业局副局长。前年又调到成都，现负责旅游工作。

任锐随党从重庆撤离回延安，路经成都时，她给我爱人写了一封信来说，要我们把孙家的孩子留在身边照管好。我爱人发电报叫孙济世从汤恩伯部队回来，住在家里直到解放后，50年党才把孙济世找去了。

（黄志烜老人拿出的许多照片，我们加拍了两张。一张是孙炳文在德国留学时寄给黄志烜的，另一张是在民国二年于北京拍的照片。）

访问者：马竟成

余天楷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忆孙炳文士遗作《寿序》一事

董 璞 符

一九二一年正月，孙炳文曾为前清廪生曹永安（号晋卿）作八十寿序。原件于解放后散失，我还能记忆其中一些重要片断，兹记于下，以供文史研究。

“吾邑岁试补学官弟子凡十六人，出吾太夫子（指曹永安）之门者，或半专，或不及。文、儿时喜闻爆竹送喜声，见新贵生跟跄于途，遇人辄拜，乐甚。文，时虽孩童，心向往之。少长，得列于叔裴夫子之门。夫子为太夫子元子，仲子彝斋，季子襄枢，皆文人夙慧而屈为孺子师者。……那拉氏西安蒙尘以归，命士作‘回鸾颂’。夫子集句‘北极朝庭终不改’者，盖令鄙之矣。但僭诬仁圣如玄烨、弘历诸帝，不外愚民弱其力，下逮那拉氏恶已稔而焰靡炽。四裔换方兴之气以来，被以弊氳之习迎之，士气不作而清以亡。然宰刈华夏二百六十余年，可其酷也！……文，北走京城，恒邮询诸老安否？又四年南归，即走太夫子之前，太夫子神明不失，健饭健步，兴谈往事，娓娓不倦。虽哀清之亡，西不诋共和之失，较诸海上遗顽，造作蜚语，其识量真高人万万哉。呜呼！清之亡十稔矣，中国之乱而不治，较清时犹甚，浅识者虽谓共和之失，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失其根本而病其枝叶，乌足称知言也哉。……文，学稍长，得为文以寿太夫子。……又二十年，为太夫子百龄，想中国已跻于大治。……”

这篇寿序作于一九二一年，可反映出孙炳文烈士当时对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一个侧面。文中“呜呼！清之亡十稔矣！中国之乱而不治，较清时犹甚！……三十年……想中国已跻身于大治”等语，其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而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又充满了乐观和信心。可惜我记忆不钉。

还有一段与此有关逸事，能说明在那动荡变革的时代，进步与保守的思想，新生力量与腐朽残余势力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历史发展证明，胜利终属于进步和新生的力量。

前清进士邑人曾继光是曹永安的门生，但是有名的顽固遗老。他为曹永安作的寿序中有“大清天子御宇三年，为明经进士晋卿夫子七十寿辰，同门友顾朝贞等，欲为夫子作七十寿序，以国变故不果。倏忽又十年矣，余尝闻天道一年而一变，以其时计之则可矣，以其时考之则犹未也。……”等语。

孙炳文从外地返南，值太夫子八十寿辰。受众请作寿序，遂一挥而就，不逾一小时。文成，有人持文请曾继光润色，这不过是聊表礼貌。曾将文稿阅后，故用鼻子嗅了几下，作色叹曰：“文章虽好，可惜有血腥气；充其量不过能革命”。大革命失败时，孙炳文烈士牺牲于上海，噩耗传到南溪，曾继光还幸灾乐祸的对人说：“几年前我就说他的文章有血腥气，可巧我言中矣！”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等人作为历史残渣早已被人忘去，而孙炳文烈士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一九八二年四月